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二回 白雲山兼談命相 紅藥院閒講經書

小鈺走到前廳，先和老爺、哥哥請了安，又和相士作了一揖。那白相士劈面一見便說：「好貴相，今年幾歲了？」賈政說：「慢著，你且相完了一個，再相一個。」白雲山說：「這位大哥兒不用細相，顯露得很。包管狀元詞林，位至從一品，壽數也長。只是運行得遲些，總須三十歲以外才交大運呢。那位小哥兒生得極奇，目秀而威，光仰點漆；鼻准豐隆，梁透頂骨。《麻衣相經》上名為伏犀貫頂。又且雙眉入鬢，兩耳貼腮，唇紅齒白，語音清亮，虎背龍腰，兩手過膝。五官、四肢、身材，色色相配，實不可言。請教內五行合一合，錯不錯？」賈政說：「今年六歲了，正月十五寅時生的。」白雲山說：「一些不錯，壬寅年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，這叫做人騎虎背，雖還是個人臣，已經貴極了。若是四個『壬辰』，就叫做人騎龍背，竟是九五至尊了。這八個字，實在只有一干一支。《果老經》說的干支不雜，位掌朝綱，日元壬，水誕於春初，是年正月十四日亥時立春，十五日還算得冬水旺相之時，而且乾上四重水，生著支上四重木，正合著《元經》上說的承雨露之恩，成棟樑之器。這個人將來文武全材，出將入相，還要裂土封王，真正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更有奇處，別人想中三元，他卻中的四元呢。我算了幾十年的命，這個八字算是第一了。」說完，賈蘭又把自己的八字告知。白雲山點點頭，說：「不錯，也是與相相合的。穩穩當當，富貴福澤的人就是了。」小鈺便把眾姐妹的年庚八字單送上，說：「先生瞧瞧，通是右命。」白雲山便順著次把彤霞的八字一推，說：「這個命是極富貴，極安樂的。只怕時辰記得不准。」小鈺道：「准的。他自己開的。他母親也瞧著開的，那裡得錯？」白先生笑道：「既不錯，可惜這麼一位有福的姑娘，卻要做偏房的。」賈政道：「難道實做妾嗎？」白先生說：「實也未必賣，總之不是正室就是。」

又把碧簫的一看，說：「這八字決有錯誤，不然沒這個理。那有姑娘們會得了戰功裂土封公的？已經是不像的了。又且也要做偏房的，你想，既是封做了公，還肯嫁做側室嗎？」小鈺道：

「這卻是代開的，或者時辰錯了也不定。」白雲山說：「這就是了，且擦開。」又看看淡如的，道：「我們算命的最忌算死人八字，怎麼小哥你把個死過的人開上混我？」小鈺道：

「現在活的，那裡會死？」賈政就問：「是那個人的？」小鈺說：「是淡如的。」蘭哥說：「先生且說怎麼該死？」白雲山道：

「辛丑年甲午月辛巳日甲午時，日元辛，為柔脆之金。生於夏令，本身已弱，又是兩重午火克他，萬無生理。況且端午日生的，大概不很好。除了孟嘗君以外，便如王鎮惡也到底不獲令終。看來這個人兩歲上逢著寅年午月戌時，叫做寅午戌會成火局，再不能逃生的了。」蘭哥笑道：「先生真正如何，果然第二年端午日戌時死的。隔了一夜，有個遊魂借屍還了魂，就活了。」白先生也笑道：「我倒從沒算過這樣古怪的八字，如今就把還魂這年月日時排做八字，不知是初六的什麼時辰活轉來的？」蘭哥說：「午時。」雲山道：「這個八字死倒不會死，但是輕狂得很。桃花會了咸池，又在沐浴之鄉。經云：女命若坐桃花星，花前月下定偷情。查五星盤桃花落在相貌宮中，該長得十分俊麗呢。」小鈺點點頭。白雲山又道：「所以古人說的『浴容誨淫』是不錯的。」接著底下是舜華的八字，雲山道：

「奇得很，也是個人騎虎背，干支不雜。自然是位王爺的正妃了。」便向著賈政道：「大人快去求了這位姑娘來，配給這個小哥兒，真是天生一對呢，不要錯過了。」說完又看看妙香的，說：「是個三品淑人，有子有女，壽過花甲。」又看瑞香的，皺皺眉道：「癸卯年丙辰月乙未日庚辰時，乙為日元，乙祿到卯祿前一位為羊刃，辰月辰時，兩重羊刃，若非寡居，定要短命。大概十五歲上交到戌運，有些難過了。」往下看著優曇的，是「癸卯乙卯癸卯乙卯」八個字。叫道：「好大八字，但不知是什麼刻數？」賈蘭道：「初一刻。」雲山把舌頭一伸，說道：「竟是一位正宮娘娘呢。卯為癸貴，現在四重卯兔，名為四貴格。又且雙乾一支名為獨柱擎天。四柱之妙，已不待言，五星太陰升殿，正照命宮。又且命主眾星各歸本垣，真是母儀天下之兆，斷乎不爽的。」賈蘭道：「還有一個同時孿生的，難道有兩個正宮麼？」雲山道：「所以要問刻數，若交到卯正三刻，便差了一度。雖還是升殿，卻不正對，略略遜些。看來也是個皇子正妃呢。」賈政問：「應在幾時幾歲上？」雲山道：

「這壬寅左命，是二歲行運，交到『卯』字末，就上了運。一交『甲』字，便大發了。」賈政問：「幾歲交『甲』字？」

雲山道：「十二歲。」又說：「這癸卯右命，一歲至十歲『丙辰』兩字平平。十一歲交上『丁』字，便了不得。十六歲交了『巳』字，就要入宮冊立了。」賈政搖搖頭，王夫人等在屏後聽了，也是疑而未信。賈蘭道：「三女同胎，還有一個是辰初三刻的。」雲山道：「這就差多了。丙辰時雖是財宮，干支雜了，不在奇格，但可許三品夫人之命。」小鈺又忙把授鉢的八字給他瞧。他側著頭笑道：「這是個尼姑的命，卻又不守清規，胡鬧得很。不必細算他。」賈政誤是惜春，便問：「誰的八字？」

小鈺道：「妙玉的丫頭授鉢的。」賈政便不則聲。賈蘭就向懷裡取一封謝儀，送過去。白雲山搖搖頭道：「據理直談，未必果准。這十一歲的姑娘選定妃後，十六冊立也還有的事，那十二歲的小哥兒封王，連我也不很信，且待將來應了再來領謝罷。」說畢，起身就走。留也留他不住。賈蘭只得送了他出去。

王夫人便轉出屏來說道：「這先生倒也說得直截，並沒一些江湖上的兩騎牆的話頭。」賈政道：「理他做什麼，那裡一家子就生了這許多大富大貴的奇命！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白聽著，往後瞧罷。」各人散了。獨岫煙心裡想道：「小鈺這個人自然有些異樣。只是他若准了，各人都會准。難道真個我的女兒要做偏房的？」愁了一會，也沒法，只得且丟開了。從此無事。

倏忽到了第二年秋天，小鈺七歲了。賈政曾經吩咐蘭哥兒趁下衙門的空兒，給他講究應試制藝的工夫。這一日偶然閒著，便打發小廝傳知老媽，去叫小鈺到紅藥院來。這院子就是賈政新收拾出來的三間書房，因庭前栽的許多芍藥，就起這個院名。

不一會，小鈺到來，請了安，站在旁邊。賈政問：「你做時藝怎麼樣了？」小鈺回道：「也做過幾十篇，通是蘭哥哥批改的。」

就忙忙的取來送上，賈政大略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我也荒疏了，大概瞧來還使得。只是蘭兒贊的太過了些。」又道：「俗語說『四書熟，秀才足。』那些存蒙淺達固應旁參，這朱注尤宜玩味。勸題既確，行文自然真切。但其中亦有不必過泥的，如『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』該怎麼講？」小鈺道：「這是朱子讀了別字，以致解得牽強了。那『有』字原有兩音兩義，一云九切，音友。《玉篇》釋為『無』字之反。如《易經》『大有』、『富有』，《詩》『奮有』，《春秋》『有年』之類。所以這『有半』二字，與『三分有二』的『有』字一個樣，言就一身而僅有其半，即今之貼身短衫子，才好穿了睡覺的。一音尤救切，與『又』通。如《書經》『三百有六』，『旬有六日』，《詩》『不日有曠』，《春秋》『十有三年』之類。朱子誤為長一身而又加半，只得說個『其半蓋以覆足』，其實斷沒有這樣衣服的。」賈政點點頭道：「『吾豈匏瓜』，二句注得怎樣？」小鈺道：「《正字通》引陸佃《埤雅》云：長而瘦上曰匏，短頸大腹曰瓠。瓠甘，匏苦。苦不可食。故《詩》稱『匏有苦葉』，《左傳》叔向曰：『苦匏不材』，莊子云：『瓠落無所容』，後人遂合匏瓠為一字。當日夫子明說，吾豈如苦匏之僅可係而不可食？詞義顯然。朱注當說瓠瓜係於一處而不可食，就明白了。他偏錯下了個『能』字，又添上了個『飲』字。竟說成瓠瓜不能飲食，難道別的瓜兒都會飲食的？可笑得很。又如『雖疏食菜羹瓜祭』是一句一讀。『必齊如也』一句，明明白白。何必把『瓜』字改作『必』字，倒成武斷了。」賈政笑笑，又問：「《易經》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』，又『俯以察於地理』；《左傳》『先王疆理天下』；《中庸》『文理密察』，《樂記》『理髮諸外而民莫不承順』，《內則》『薄切之，必絕其理』，《孟子》『大不理於口』，《月令》『命理瞻傷察創視折』，《左傳》『行理之命』，《周語》『行理以節逆之』，那些『理』字怎麼樣分別呢？」小鈺道：「『天下之理』是義理之理。俯察地理，是言地之脈絡。《左傳》疆理的『理』字，作『正』字解。《中庸》的『理』字作條理解。

《樂記》的『理』字，謂容貌之進止。《內則》的『理』字，謂膚肉之湊理。《孟子》的『理』字作『賴』字解。《月令》的『理』字，注云：理，治獄官也。《左傳》的『行理』應通作『李』字，又注作使人。《周語》的『行理』，是指司賓客之官，各有分別的。」正在說時，只見門上走來回道：「包勇被人家打壞了，傷重得很，請老爺示下。」賈政問：「誰打他的？」門上說：「這也是他自作的，當年有個柳湘蓮，曾經打過薛大爺的。」賈政道：「聞他出家去了哎。」門上說：「是他做了道士，今年春間回來，住在玉皇閣。夏天就在大殿前搭了一座擂台和人家比力。包勇今兒見他連打倒了三個人，心裡不服，便和他耍起拳來。先寫定了：各人情願，打死不論。誰知腰裡著了一腳，胸口著了一拳，跌下台來，又碰傷了臉額。

現今躺在炕上，不住的哼。」賈政道：「這狗才，自己討死。如今不過請個外科醫醫罷了。醫不好也只由他呢。」門上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出去了。

賈政依舊問小釵道：「《曲禮》『剛日柔日』怎麼解的？」

小釵道：「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五奇為剛，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五偶為柔。」賈政說：「不錯。」又問：「『由』字底下加個『𠄎』字，是什麼字？出在那一經上？」小釵道：「『若顛木之有由繡栢』，出在古文《尚書》，謂已倒之木，更生孫枝。今文《尚書》作由檠，音義亦同。」賈政說：「《詩經》『町疇鹿場』，毛萇訓町疇為鹿跡，《通雅》譏以為泛，究竟該怎麼解？」小釵道：「該依朱注『舍旁隙地』為是。」祖孫正在講得高興，忽見王夫人帶了李紈來到書房，說道：「老爺大喜，婉淑生了一個男孩子。」賈政說：「什麼時辰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剛才落地。」瞧表是酉初一刻。賈政喜歡道：「很好。你快去陪著他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給他取個名兒罷。」賈政道：「現在早桂盛開，就叫桂哥兒罷。」王夫人便笑嘻嘻的進去了。

賈政又向小釵道：「天色晚了，你也回園去罷。」小釵答應了就回到園來，只見眾姐妹在那裡投壺。小釵問：「先生呢？」眾人說：「還在婉姐姐房裡，我們先出來了。」小釵問：「你們投的壺，那一位投得最好？」眾人說：「自然要讓彤姐姐第一。」小釵道：「賭什麼？」眾人說：「賭打手掌。」小釵立著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太近得很，讓我來投個遠的。」便一手拿了壺，走到對面山子上放下。復身回來抽了五枝箭，說道：

「若有一枝中在耳內的，就算我輸。那個敢來和我賭？」舜華道：「我不來賭。」彤霞說：「我來。」小釵就提起箭接連擲去，五枝箭卻端端正正插在壺正中口裡。彤霞說聲「不好」，忙要跑開。被小釵一把拉住，把他手掌挖開，輕輕打了五個。優曇說：「彤姑娘原不該和他賭的，他天天在那裡射箭拋彈，練熟的了。」瑞香道：「我也來試試。」便使勁兒擲了兩枝，都送不到半路就掉下來了。小釵也挖他手掌來打了兩下。大家笑做一堆。只見老媽走來，說道：「天已黑了，還在這裡鬧什麼？先生等著吃飯呢。」眾人聽了只得回到館裡，同吃了晚飯，小釵便進到上房，叫丫頭傳話到蘭哥甄氏跟前道喜，還要看看小孩兒。賈蘭果然抱到房門口給他看了一會。小釵才回到園來，只見舜華皺著眉在那裡叫疼。小釵問：「為什麼？」舜華道：

「我今兒個高興，多投了一會子的壺，使了勁兒。這時候胳膊上疼得很。」彤霞笑道：「你不得訣竅，這投壺別使勁的。」

小釵道：「妹妹這樣嬌弱的嫩腕，原不該十分使勁的。」連忙就坐到他身邊扯了他的臂膊，放在自己膝上輕輕的揉一會、捏一會，又敲一會。舜華道：「好些了，各人睡罷。」三人安息下去。

小釵想起包勇，向日打刀槍、辦弓箭很出力。如今叫道士打壞了，該替他報報仇才好。只是說明了，老爺、太太、奶奶必不許去，就是眾姐妹也要攔阻。翻來覆去想得了一個詭計，才放心睡去。

第二日一黑早，便起來梳洗了。跑到上房，見賈政正在王夫人房裡吃點心，端整要上衙門。小釵請了安，王夫人說：